

东川
笃哉

Higashigawa
Tokuya

完全犯罪に
猫は何匹
必要か？



ひがしがわ とくや

完全犯罪

需要

几只猫

张钧尧 译

版社 NEW STAR PRESS

完全犯罪需要几只猫

(日) 东川笃哉 著

张钧尧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KANZENHANZAI NI NEKO WA NANBIKI HITSUYOU KA

© Tokuya Higashigawa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Publishing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KODANSHA LTD., Tokyo and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完全犯罪需要几只猫 / (日) 东川笃哉著; 张钧尧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133-1421-3

I. ①完… II. ①东…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5427 号



完全犯罪需要几只猫

(日) 东川笃哉 著; 张钧尧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邹 璠

特约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205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一版 2014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421-3

定 价: 3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1	序 章
13	第一章 三花猫失踪案件
63	第二章 招财猫凶杀案件
133	第三章 葬礼凶杀案件
189	第四章 刑警与侦探
267	第五章 凶手与三花猫
281	第六章 三花猫与招财猫
341	终 章

序 章

可是你这种书也

THESE

1941年12月，德方情报机构将德军第一海龙艇队
“海龙”号，并华立艇死亡，但德军艇员均被救
回。一星期后的报道，则在德军均能脱险。
在定起近向显着的中央区域，德军
“海龙”号，因手在这段时间。



十年前的夏末，以为会永远持续的酷暑终于示弱，早晚拂过乌贼川河面的风，总算令人感觉到秋天的气息。恰在此时，发生了这起案件。

那是平凡无奇的周一上午，一通一一〇报警电话告知案件发生。经营寿司店的豪德寺丰藏在自家温室里发现了一具离奇死亡的男性尸体。这座小城市鲜少发生称得上案件的事件，因此警察们脸色大变，正在市内各处巡逻的警车一起涌向豪德寺家。

被誉为乌贼川警局顶尖刑警的高林警部，办案时的拼命程度令人瞠目结舌。他以破表速度开着警车抵达现场，面对身穿制服、以立正姿势行标准礼迎接的巡查，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径直前往案发现场——温室。

温室长约二十米，呈鱼板型，孤零零地坐落于豪德寺拥有的田地一隅。走进去一看，里面没有栽种任何作物，不过在这种季节也理所当然。温室里闷热难耐，具备正常知觉的人在这种环境里肯定待不了五分钟。一名中年男性俯卧在温室正中央，他当然不是具备正常知觉的人。他已经死亡。

是起命案。

勘验之后，警方推测死者的死因是被一把刀刃厚实的刀刺穿腹部，造成失血过多。并非立刻死亡，但遇刺之后应该没活多久。尸体没有被人搬动过的痕迹，溅在温室内的血迹也没有突兀之处，行凶地点肯定是这间温室的中央区域。推测死亡时间是昨晚八点至十一点的三小时之间。凶手在这段时间将被害人带到温室中央，以

刀刃刺其腹部，之后持凶器逃逸。

警方根据上述线索正式立案，负责指挥的当然是高林警部。

从死者身上的驾照确认遇害者是四十八岁的矢岛洋一郎，是在豪德寺家不远处自行开业的医生。死者与同龄妻子弓子育有一子，名为达也。达也住在东京，就读于某著名大学医学系。换句话说，洋一郎和弓子二人相依为命。

警方立刻从矢岛医院传唤了弓子。高林警部一见到她就感到诧异，因为弓子坐着轮椅，似乎不良于行。

她坐着轮椅进入温室，确认丈夫的遗体。

“昨晚就没看到他，我一直觉得不对劲，却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弓子的表情瞬间发生了变化，先是不敢相信，下一个瞬间，她不顾他人的目光，崩溃大哭。由于她是这种状态，过了一阵子之后，高林警部才从她口中得知昨晚的详情。

高林警部交代属下中阶刑警负责记录，自己则专注聆听弓子的陈述。

“昨天是周日，诊所公休。外子除了工作没有特别的休闲嗜好，休息日大都待在家里。不过他昨天下午三点多忽然离家，看起来像是去散步，反正最多就是去打小钢珠，没有特别不自然的举动。我觉得他大概会在晚餐时间回来，所以没太在意。

“可是过了晚餐时间外子也没回来。到了八点，甚至九点，我开始担心他该不会在哪里出了事，或是身体忽然不舒服动不了，各种担忧接连浮上心头。但以我的身体状况，没办法自由行动出去寻找。刚好在这个时候，大约是晚上九点半，豪德寺先生来家里拜访。”

“您说的豪德寺先生是？”

“豪德寺家的一家之主，豪德寺丰藏先生。”

“顺便请教一下，你们和豪德寺家是什么关系？”

“矢岛家世代担任豪德寺家的主治医生，于公于私两家都来往密切。”

“原来如此。那么丰藏先生当晚造访的目的是？”

“丰藏先生说，晚上九点半他和外子有约。我听到这番话越来越担心，因为外子不可能爽丰藏先生的约。我向丰藏先生提及外子还没回家，丰藏先生笑着回答说：‘没什么，用不着担心。’不过大概看出我的担忧，他接着说，‘您这么担心的话，我们一起去他会去的地方找找吧。’我当然乐于接受他亲切的提议。”

“两位后来去哪里找人了？”

“虽说要找，但也没办法去太远的地方。就只是丰藏先生帮我推轮椅，在从我家医院到豪德寺宅邸的路上，简单询问外子可能会去的商店或酒店。即使如此，也比我在家傻等要舒坦得多。有人帮忙，我觉得安心了不少。”

“最后还是没能找到您丈夫？”

“是的。我与丰藏先生没问到任何线索，只好去了豪德寺家。昌代夫人刚好在家，我向她打听外子的下落，但她同样一无所知。”

“没想过报警？”

“没有。我生性爱操心，但以其他人的角度来看，丈夫晚归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嗯，那么后来呢？”

“丰藏先生说：‘总之先等到天亮，那时他再没回来就交给警察处理吧。’我同意这么做，于是向豪德寺一家告辞准备回家。不过丰藏先生与昌代夫人非常担心我，结果两人一起送我回家。他们两位

似乎担心我独处，又留下来陪了我一段时间，直到将近十二点两人才返家，我则独自度过无法入睡的一晚。”

“原来如此。接着，您今天就收到了丈夫的噩耗。”

“是的。”弓子点点头，紧咬着嘴唇，“不过，有件事让我感到非常疑惑……”

“什么事？”

“丰藏先生推着我的轮椅前往豪德寺宅邸的途中，我们走的是农田旁边的路。顺着那条路往左走能到正门，往右走能到后门。不过比起走正门和后门，其实横越那片农田才是前往宅邸的最佳捷径。”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唔，那么，女士，难道您昨晚进入过那片农田？”

“是的，我和丰藏先生一起穿越农田，从温室旁边经过。不对，不只是经过，我们当时还看过温室内部。温室的出入口朝着道路这边，所以我们稍微看了看温室里面。”

“真的吗？当时是几点？”

“我记得是晚上十点左右。”

“温室里的状况如何？”

“当时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状况。里面空荡荡的，十分阴暗，丰藏先生用笔形手电筒大致照了照内部，没有看见任何人。我也确认了一下，没有人。之后我们前往宅邸。不过……想到外子后来竟在那间温室里遭某人毒手，我就好难过。”

对矢岛弓子的侦讯到此结束。接下来是对豪德寺丰藏和昌代夫妇的询问，验证矢岛弓子的证词是否属实。不同于矢岛弓子的叹息，高林警部却因出乎意料的案情进展而雀跃不已。

如果弓子的证词属实，那么温室凶杀案肯定发生在晚上十点之

后。加上验尸结果如果准确的话，罪行最晚在晚间十一点结束。因此，几乎可以确定这之间的一小时就是实际行凶时间。

“接下来只需要找出这段时间出现在现场的人就行啦……呼呼呼……”

高林警部发出无惧一切的笑声，向手下的中阶刑警发出指令。

“接下来开始寻找目击者。行凶时间在晚上十点至十一点，温室大门面向道路，这个时段肯定还有人经过，绝对能找到目击者！”

事不宜迟，高林警部当晚就和属下一起出动，以推测行凶时段为借口打听线索。问话对象当然是经过案发现场附近的行人。一看到行人，高林警部就冲过去询问相同的问题。

“请问您昨晚曾在这段时间内经过这里吗？”

约三成的行人回答“是的”，大多是结束工作回家的人。此外还有遛狗的老人和深夜外出散步的奇怪年轻人。

只要听到对方回答“是的”，高林警部就指着前方的温室问：“那么，您当时是否在这间温室附近看见可疑人物？”

然而，行人的反馈不甚理想。

“我没注意温室，所以不清楚。”

他们均如此回答。

“但应该没看到什么可疑人物。”

行人大多像补充说明般说出这句话，同时含糊地摇摇头。

其中有好几个人认识矢岛洋一郎医生，但还是没人在昨晚见到他的身影。

时针走过十二点之后，路上渐渐不再出现行人。距离推测行凶时间的下限已经过了一个小时，继续打听似乎也不会有什么进展。

正当高林警部这么想的时候，一名像是公司白领的男子经过。他似乎喝醉了酒，脸红得像被火烧过。高林警部决定把他作为今晚的最后一个问话对象，高举警察手册叫住了他。

“请问，您昨晚曾在这段时间经过这里吗？”

“嗯，是的。”

“那么，您当时是否在这间温室或附近看到什么可疑人物？”

男子在听到这个问题的瞬间明显有些慌张，如同恶作剧被抓的孩子，视线犹疑不定，语气也变得生硬。

“怎、怎么了？刑警先生，温室里，怎么了么？”

“现在是在问话。”

“我没做什么坏事。”

“没人说你做了什么坏事。”

“那、那当然……那么，我告辞了。”

“等一下。”高林警部拉住企图逃跑的白领，“你昨天做了什么？老实说出来。如果是小事，我可以既往不咎。”

“就是，小便啦。小便！刑警先生也会在喝完酒回家的路上忍不住找个地方小便吧！”

西装男甩开警部的手，一副生闷气的态度承认昨晚的不雅行径。高林警部当然也曾随地小便，这件事本身不成问题，但警部察觉到男子的行动可能隐藏着非常重大的线索。

“你是在哪里小便的……难道是在温室里？”

“是啊，总比在路边好。”

“是在温室里面还是外面？”

“当然是里面。入口就冲着马路这边，我走进去，就在旁边尿了。”

“当时是几点？可以的话，尽量讲准确一点。”

“没什么准不准确的，刚好就是这时。我昨天和今天在车站前的同一家小吃摊上吃了相同的东西、喝了相同的酒，所以肯定没错。”

高林警部听他说完看了看表，时间将近凌晨十二点十五分。也就是说，昨晚凶手在温室犯案约一两个小时之后，这个白领居然进入温室，在尸体附近小便。这个人还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该遭天谴吗？还是太粗心大意了？

“我想请教一个小问题。”

警部慎重地说了句开场白之后问：“你在温室里小便的时候里面的状况如何？黑得看不清楚？”

“是啊，里面很黑。因为太黑，我不得已拿出了打火机照明。”

“什么？你在温室里用打火机点了火？所以，你看见温室里的样子了？”

“是啊，当然看到了。不过里面没什么奇怪的地方，我尿完就走了。怎么了？”

“还问我怎么了……里面没东西吗？不可能，肯定有东西，就在温室的正中央，该怎么说呢，应该有个哪怕离得很远也能一眼就看到的十分显眼的东西……”

“温室正中央？不，什么都没有。噢，刑警先生，必须有东西吗？那间温室一直是空着的吧？”

是的，他说得没错。温室最近并未使用，里面是空的。但昨天可不是如此，凶手以温室为现场犯下了杀人罪行。既然当时时间超过十二点，肯定已经行凶结束，因此该处必然躺着一具尸体——矢岛洋一郎的尸体。

高林警部无法接受这样的回答，终于忍不住，告诉男子“那里面应该有具尸体”。但男子一笑置之，散发出一阵酒味。

“刑警先生，不可以乱讲话哦。无论是尸体还是人偶，只要那块平坦辽阔的地面上有东西，我就不可能没发现，对吧？确实，我只能依赖打火机的微弱光源，但别看我这样，我晚上的视力还算好。”

就这样，高林警部得到了新的事实，被迫重新推测案情。

依照矢岛弓子的证词，案发现场晚上十点时没有尸体。丰藏的证词可成为佐证，这部分无从质疑。高林警部从这些证词及法医推测的死亡时间，认定实际行凶时间是晚上十点到十一点这一个小时。然而，这部分似乎要进行修正。如果凶手在这一个小时里在温室行凶，那么那个白领男子肯定会在十二点以后发现尸体并报警，可他却说当时还没有尸体。高林警部觉得，这里面暗藏玄机。

“难道尸体被移动过？”

或许凶手是在其他地方刺杀了矢岛洋一郎，然后把尸体搬到温室里。这么一来，行凶时间就不能局限于这一个小时了，甚至要扩大到当初推定的死亡时间，也就是晚间八点至十一点这个范围。若凶手是在十二点十五分之后把尸体搬进温室的，这就能充分解释那个白领为何没发现尸体了。

不对，应该说只能以这种方式解释。

但要采用这一推论，必须克服一道重大障碍。

“尸体能那么轻易被搬动吗……”

高林警部是刑警，知道想搬动尸体其实很困难。那是不仅在体力上很吃力的劳动，更重要的问题是，尸体搬动得越远越容易留下痕迹，现代法医学不可能错过那些痕迹。实际上，来现场验尸的法医一看到矢岛洋一郎的尸体就断言“没有搬动过的痕迹”。只要没有推翻这项判断，高林警部的“尸体搬动论”就没有立足之地。

高林警部立刻前去请教鉴识课职员与法医，向他们说明了自己

的“尸体搬动论”，请他们判断是否有这种可能性。

但他得到的答案都是“否”。专家们使用各自专业领域的专业术语，证明受害者遇刺之后，尸体完全没从该处搬动过。高林警部在尸体现象这方面一窍不通，只能尊重他们的意见，收回自己的推论。

结果，变成了不解之谜。

高林警部因为自己的推论被推翻而愁眉苦脸，他手下的中阶刑警说：“警部，果然应该是那样的吧？那个白领男子进入温室时尸体就在那里了，只可能是这样。”

“但他说当时没有尸体。”

“这种证词不可靠吧？现场很黑，光源只有打火机的光，当事人喝醉了又有尿意，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下半身，他的观察力在这种状况不可能正常发挥。”

“嗯，或许如此。”

高林警部发觉自己正逐渐附和中阶刑警的说法。

“确实，只要无视那个白领的证词，案件就简单多了。”

“就是这样的，要是被那种证词拖着跑，能解决的案件也会变成悬案。行凶时间是晚上十点到十一点这一个小时，地点在温室，尸体没被搬动过，白领的证词缺乏可信度，所以可以忽略不计。警部，这样不就好了？”

“嗯，也对，确实如你所说，这是最妥当的结论。”

不知何时，高林警部竟完全同意中阶刑警贸然做出的结论。

“好，那就朝着你所说的方向侦查吧。仔细想想，我竟然一不小心，过度信任那个白领难以理解的证词了。危险危险，差点儿把真相埋葬在黑暗的尽头。哈哈，想来总有人说我推理小说看得太多，也并非空穴来风。”

“哈哈，警部，振作一点！”

“唉，抱歉抱歉，但我没事了。砂川刑警，感谢你的适度建言。”

就这样，高林警部完全舍弃了推理小说风格的可能性，用现实的办案方法逐步搜索杀人凶手。

案件彻底成为悬案。

第一章 三花猫失踪案件